

澤
餘
吟
存

鴻臚
自序



郁文委員

惠存

作者敬贈

辛未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再版

澤餘吟草

澤餘吟存續稿

定價新台幣六十元正

著作者：鄭鴻善

發行者：中華詩學月刊社

臺北市麗水街廿一巷五號

校對：孫如晨

印刷者：海天印刷廠

臺北市中華路一段二〇四號

電話：三三一九〇九七

版權所有

澤餘吟存總目

澤餘吟草序

張維翰先生序

梁寒操先生序

張紹詩女史序

自序

澤餘吟草續稿序

吳萬谷先生序

易大德先生序

自序

吟友題詞

澤餘吟草目錄

絕句 二四

古體 五七

五律 六三

七律 六九

澤餘吟草跋 易君左先生 九〇

澤餘吟草續稿目錄 九二

勵園詞稿目錄 一一九

自跋 一三七

序一

張維翰

吾華詩風廣被於韓日越泰緬諸鄰國，菲律賓雖與我國交通較晚，非同文之邦，然近百年來華人之懋遷於菲者日蕃，其間不乏績學之士，迄揚風雅。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余以出席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馳抵菲京岷里拉，於僑領歡宴中，與鄭君鴻善一見如故，詢悉在菲僑胞曾有菲律賓籍社、南薰吟社、海疆吟社、及寰球吟社等之組織，聞之深愜於懷。越日，我駐菲孫大使碧奇爲設茶會，集僑社詩人與余相見，余於致辭慰勉之餘，率賦七律二章，以爲喤引，一時咸相次和，得詩數十章，由鴻善彙輯寄余，刊爲菲京聯吟集，與同年八月刊行之泰京聯吟集，後先相映，誠韻事也。五十八年五月，復有菲京之行。午日詩人節，適逢籍社成立十周年紀念，設筵相邀，又得與吟朋觴詠盡歡。鴻善聯絡其間，極具熱忱，對余所從事之中華詩學研究所及其月刊，亦樂予贊助，更於余離菲回國之頃，出賄其詩集屬爲之序。余維鴻善以

宏肆之才，僑寓菲京，致力商業之暇，勤耽文史，尤沉浸於詩。當日軍侵菲之際，間關歷險，不廢吟詠，所作多爲憂時念亂之什。及祖國淪於赤匪，暴力橫行，其痛憤之情，尤充溢於篇章，此非愛國之士乎？而吾華詩教今後之宏揚於非屬群島者，尤有賴於鴻善及吟社諸君子之繼續努力也。爰走筆爲序以歸之。

序二

梁寒操

鄭鴻善詞長近袁集所爲詩付刊問世，屬爲序言，不敢辭也。鴻善營工商業於菲律賓，聲華藉甚於僑社，顧其真性情獨篤好於中華傳統之詩藝，每見其所作皆清新工穩，吐屬不凡，而尤精於五律，讀之者當知其非爲諛詞也。余以是益信中華文化在人類世界中將永不磨滅而漸見其發揚光大，可證驗之於未來之歷史事實焉。夫人類固莫不愛其生，更莫不愛其生之能有意義，斯吟詠不可廢，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乃有可歌可泣之壯舉矣。人類固莫不思積其財，更莫不思散其財於有意義之地，斯捐獻不可無，而輸粟濟貧，揮金淑世，乃有堪敬堪羨之義舉矣。今鴻善於中華詩學月刊社，慨然捐集臺幣伍萬元，洵足徵之百年間海外華僑獻身獻金之義行，史不絕書，寧非中華文化之潛力有以使然耶？率書數行，以答鴻善，冀有以壯之耳。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月

序三

張紉詩

鄭成功開台三百有八年。福建永春旅菲僑賢鴻善先生爲鄭氏哲裔。思有以闡述世德。領海外宗親回國參與斯典。其返也取道香港。甫定舍館。車駕卽指山堂。草草互問起居。卽屬序其詩。余十年前挾書畫遊菲律賓。夤緣居介始獲識荊州。乃慨然綱紀文教宣揚大任。伺悉先生久托於語言文字。土俗異殊之邦。而能適應裕如。治布業有成外兼治利濟事。由是各界倚畀日殷。獨不以席履豐厚趨涉聲色之樂。好爲詩。杯酒山川賓客唱酬。及餞往勞來之作。類足以記憶平生者。積若干卷。詩名藉甚。每諷詠皆縱意所如。爲怡悅性情之助。頗尙其作風。賞聞論詩者曰。格律聲調高下必取法唐宋。若許輩以仿擬爲事。而詩以言志苟斤斤於唐宋。則唐宋之人言志非己志矣。今先生詩不因人愛惡而移。以備興觀群怨。彼自高格律聲調。必務唐宋者。能如是乎。爰酌其歸趣序之。識者以吾言爲可否吾不得知。先生以吾言爲可否吾知之。

以吾言無稍阿諛也。己酉端陽後序於太平山麓之宜樓張紱詩謹識

吟草自序

余學詩始於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據菲之初，坐困危城，憂憤萬端。國恨鄉愁，惟以讀書自遣。嘗試作短句，抒其鬱抱。是時余任記室於岷市。鄰居有名儒吳普霖先生，爲清殿撰吳肅堂之孫，家學淵源，詩文兼擅，因獲時親贊歎，成爲忘年之交。旣而攜稿就正，尊以爲師，資其啓廸，始通音律焉。數年間唱和不絕。積稿於奮身戎行克復岷市之際，毀於兵燹。記憶所及，僅得數首。雖爲初學吟哦之作，要皆基於當日情景，失之不免遺憾。勝利後還鄉，漫遊故國名勝，亦有記遊之作。又於大陸變色之日，自鷺門烽火中倉皇挈眷避港，未及携入行篋。抵港後迫於生計，再返菲濱，重作炎洲賈客。滯留迄今，不勝滄桑之感！此二十年來，國事蜩螗，世局倀擾，邪說囂張，人心詭異，而當地復民族思潮洶湧澎湃。吾僑寄人籬下，動輒得咎。燕巢於幕，處境艱危。余兢業其間，以忠信篤敬自持，差有小成，而獲長同業公會

；繼組華商聯合總會，曾任義務秘書長。嗣後歷任常務理事兼組織、外交等委員會主任。第五屆且膺副理事長。又參與反總宗聯各主要僑團均任常務。積歲以還，輸財出力。時或奔走全菲期抒僑困，共挽狂瀾。雖鉛刀僅一割之能，蟻負感千鈞之重。然或爲曲突徙薪之謀，或赴焦頭爛額之急。綢繆委曲，百感填膺。以是耳目所接，行蹤所至，其搜心而動念者輒記之以詩。感懷憤世、卽景憂時、送別傷逝、酬酢諷諫等類，一發之於篇章，寢假而積稿盈篋，吐由衷之音以誌浮生泥爪。

第念身丁離亂，長事貨殖，疏於學問。吟詠所寄，恐多俚語狂言，貽譏大雅。然「詩者，志之所之也」。昔讀毛詩大序，以爲人之咨嗟詠歎有出於不得已者，今茲所作，雖不足躋于作者之林，但於國難僑艱所欲傾吐者，尙不失情志之正，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者。紙上蛩音，斯乃「不能已之自然音響」歟？抑爲「言之不能盡

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乎？因是敝帚自珍，工拙弗計，選輯付梓，名曰：「澤餘吟草」。詩壇君子，倘以矩矱繩之，固知距詩道尚遠，然以一時世態之劄記視之，或個人之生活小史視之，其亦可供讀者之一哂歟？桃源鄭鴻善識於菲國首府奎松市餘澤山莊。時爲中華民國五十八年歲次己酉春日。

澤餘吟草續稿序

吳萬谷

自余違難旅台，廿有餘載。台灣爲海外孤嶠，去中原篤遠，而詩社林立，吟風之盛，不減京洛。心竊歎異，以爲斯文化育之功，無遐不被。又以沈斯庵倡於先、于右任、賈煜如、張純鷗、梁寒操諸老倡於後，遂爾綿歷至今，雲霞蒸蔚。迄壬子夏遊菲，授僑衆子弟詩詞，菲、異邦也，僑人治生是亟，胥重商賈。不意杯酒之接，乃有籟社、南薰兩大詩會存乎其間，其三五成組者，尙不可勝數。余與兩社君子飛章鬥句，日乃數起，又輒驚訝吾先民文化血脉之相承，無間於夷居，不荒於貨殖，雖乏大老前導，猶且芳風遞扇，雅韻敷流，是則深可致其欽慕者。

兩社君子，大都才思清發。就中余與鄭鴻善詞長、投分較深。鄭君擅陶朱之業，而潛心詠事，以克紹先芬自勵。曾兩度遊台，屢共談宴，悉其於藝事蓋深造自得者。己酉歲，出澤餘吟草見示，所作斐然，時有佳構。今歲甲

寅，復郵賚續稿成帙，且命序之。余覽其詩，視前又進。不及四載，增益達三百餘首，彌足覩其涵詠之勤與不舍之功矣。

鴻善兄詩，得於闔閭之業餘，多爲近體，因其資稟俊偉，又遊踪歷異國巨邦，接賢士長德，攬蠻花屹鳥之新奇，故援筆之頃，聲宏而力肆。當其意氣飈舉，詞源沛然，若與易君左先生偕遊碧瑤，一日之間成詩十律，又與余在岷京之酬唱往復，皆粲然可觀。倘循是以往，咀茹英華，殆不難躋於古作者之林。

方今世運日降，風雅之道，不絕如縷。台菲兩地之騷人墨客，猶得笙磬同音，振響飛聲於地變天荒之日，是斯編之出，吾軍用張，不其重可喜歟。

澤餘吟草續稿序

易大德

昔子貢士而貨殖。大聖仍許其可與言詩。是知詩人之心，不因懲遷而鄙吝。
○詩人之辭，不因闖聞而鄙倍。孰謂託市塵以爲生者，不足語于斯文乎。吾
友鄭君鴻善，今之聖門端木也。遭逢世變，流寓菲京。旣避地以投荒。復棄儒
而服賈。身處殊方，心存魏闕。當其憂國懷鄉。感逝恨別。乃至登臨懷古。
離亂傷今。良朋讌集。吟侶唱酬。自不免隨興所至。抒其性靈。發爲詩歌。
書諸簡冊。具見繡口錦心。留作雪泥鴻爪。於是有澤餘吟草問世焉。迄今三
年。廣續吟詠。復累積成帙。遂挾藁歸國。將付剞劂。索序於予。敬觀所作
○類皆自發真趣。不賴師承。自闡蹊徑。不假流派。自鑄偉詞。不主故常。
氣充詞沛。聲宏力肆。良由君之天賦過人。胸次寬廓。有真性情。具大氣概
○故能不依傍他人門戶。不拘守前修繩墨也。予與君相知有年。曩者，三訪
菲京。因君之介，得交菲華詩社諸君子。班荆道故。把酒言歡。唱酬之作。

載在集中。今非華交斷。晤言未由。悵懷往昔。曷勝瞻依。君爲予良友。爲所吟朋。示我大著。能無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感乎。爰書數語。以弁其耑。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夏四月十日 易大德謹序。